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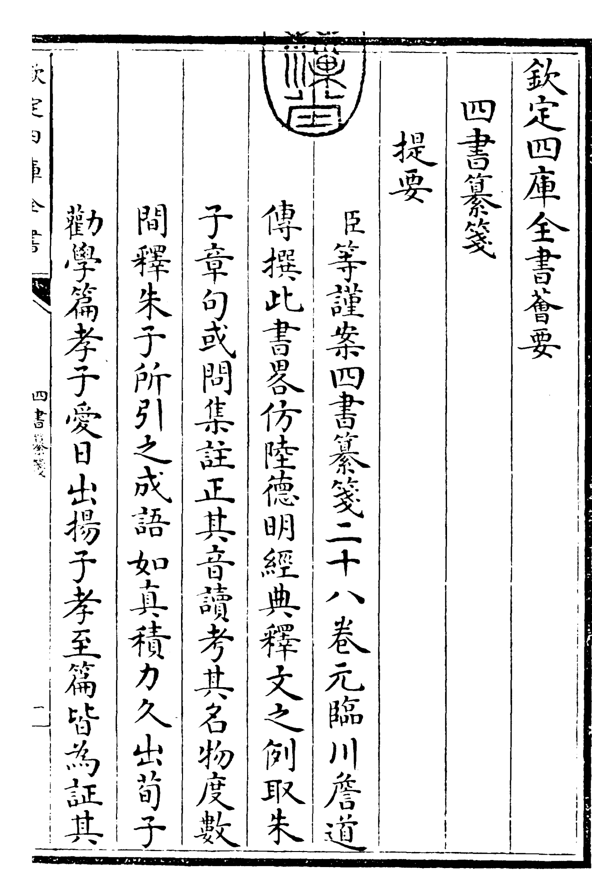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 章句集箋 或問纂箋

臣沈初詳校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四書纂箋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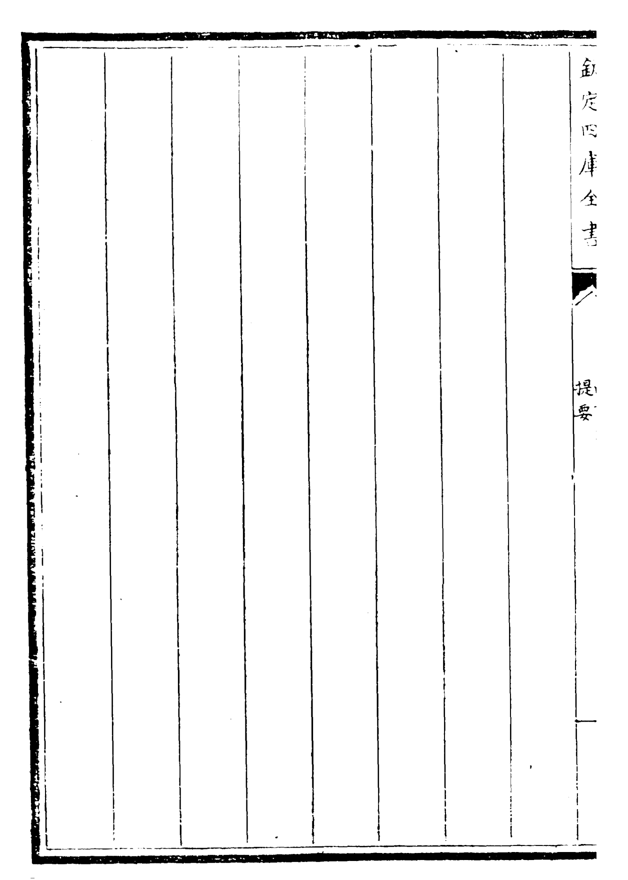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四書纂箋二十八卷元臨川詹道傳撰此書畧仿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取朱子章句或問集註正其音讀考其名物度數間釋朱子所引之成語如真積力久出荀子勸學篇孝子愛日出揚子孝至篇皆為証其

出處胡一中序稱其羽翼朱子良不誣也其所援引亦間有牴牾如瑚璉之註朱子本因包咸之文道傳既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辨其異同而復謂夏曰瑚商曰璉本於爾雅釋器今考爾雅初無其文則道傳杜撰附會也又此書於朱子所引諸儒皆詳其名字里居而孟子盡心章引陳氏猷于嫡母之說實陳耆卿孟子記蒙中語耆卿字壽

老臨海人見葉適水心集此獨失載亦未免於疎漏然大致皆有根柢猶元儒之務實學者視蹈襲空言之流過之遠矣乾隆四十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四書纂箋序

四書之旨自漢以來晦蝕於訓詁迨朱子而大明朗如日星然其廣大精微殆猶象緯之有躔次氣候之有步推讀者茫乎未易窺測也夫苟差於句讀則章之旨杌隉矣訛於音釋則字之義怗懘矣經傳之援據名物之本末或昧焉則鹵莽而滅裂矣理何自而明哉朱子嘗言不用聖賢許多工夫則無以見聖賢之意然則學者

可不用朱子之功而求朱子之意乎臨川詹君道傳用魯齋先生所定之句讀會近代諸儒之箋釋而參訂之名曰四書纂箋藏于家嘗以授其徒建昜陳君子善録而行之乃求為之序焉是書也亦既羽翼朱子而有功于聖門矣其於讀者之用力又豈不易易然也哉至正癸未秋九月甲子後學會稽胡一中謹拜手書

四書纂箋凡例

一朱子論語集義序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茍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是編推用此例庶幾求四書之說而亦先涉其流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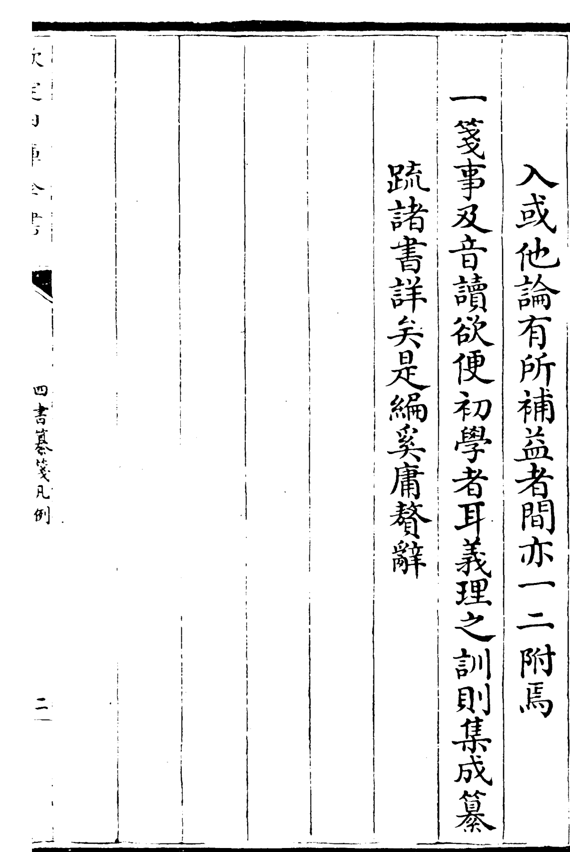
一句讀用王文憲所定及温州點本參訂為之讀多者欲其文理明句長者欲其血脉貫凡文意俱斷為句文斷意不斷為讀者也相因者讀上有

呼喚字下有承上字者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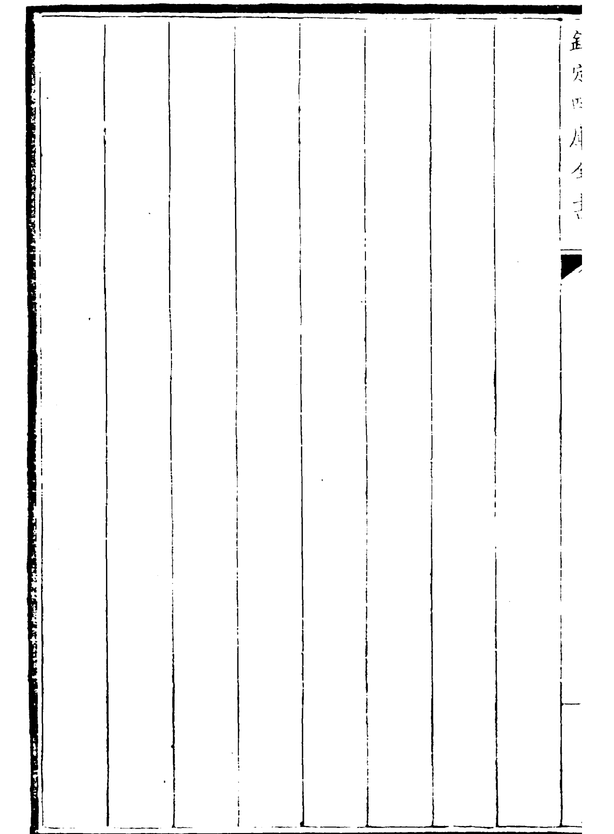
一字音參用諸儒所定經文元有闕者補入圈以別之

一朱子四書之說務從簡明於制度器數之本末經史子集之事實鉤玄提要不復致詳今用各箋證據于下方

一所箋如杜緱山旁通薛秋潭引證金仁山攷證許益之叢說趙鐵峰箋義等書頗加裁擇隨類纂


入或他論有所補益者間亦一二附焉

一箋事及音讀欲便初學者耳義理之訓則集成纂疏諸書詳矣是編奚庸贅辭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葢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禀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平聲下治人同）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書舜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又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三代之隆

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上去二聲埽去聲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熊氏曰六藝之目出周禮保氏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吉禮事鬼神示其目十有二凶禮哀邦國之憂其目有五賓禮親邦國其目有八軍禮同邦國其目有五以嘉禮教萬民其目有六六樂者周備六代之舞雲門黃帝樂以祀天神咸池堯樂以祭地示大磬舜樂以祀四望大夏禹樂以祭山川大濩湯樂以享先妣大武武王樂以享先祖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指事轉注會意諧聲假借九數方田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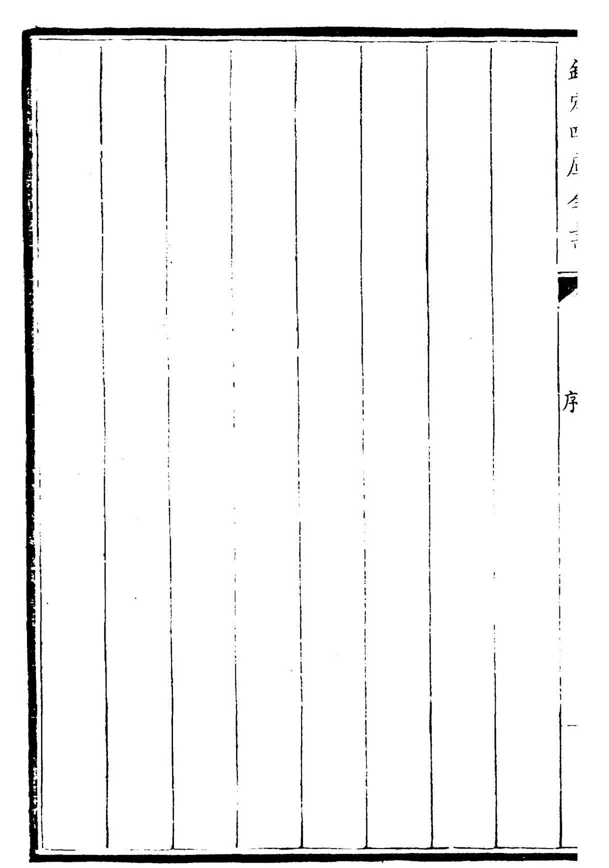
方程句股詳見周禮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音的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戴禮保傅篇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又見白虎通王制云樂正詩書禮樂之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書之命夔典樂教胄子即自天子以至大夫士之子也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音扶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

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去聲下同）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音免）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徒回反）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去聲）儀内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餘制反○曲禮少儀内則見禮記弟子職見管子）而

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葢莫不聞其說而曽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去聲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音閔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上聲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音扶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先則反下同仁義者又紛然雜

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眉庚反否部鄙反塞反覆沈俗作沉非痼音固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去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音娶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去聲之指粲然復扶又反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去聲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

其固陋采而輯音集之閒字如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先生年譜是年乃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先生年六十矣其年二月光宗即位先生拜祠命辭職名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一百二十六 經部

大學大舊音泰今讀如字章句纂箋 元 詹道傳 撰

子程子曰大程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小程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集註初以大程子小程子為別次稱伯子叔子最後以其學同通稱程子云子者有徳之稱猶今稱先生然子程子倣公羊傳子沈子之例也大學孔氏之遺書以其書放失闕略故謂之遺書詳朱子所序程氏遺書大略皆此意而初學入徳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禀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上聲)其舊染之汙(音烏)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

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葢必其有以盡夫音扶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上聲下同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

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做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上聲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音措之耳四字出祭義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下同）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

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太甲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經之活法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

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頮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内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頮之盤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盤銘惟見於此名者書之名即此九字之名也如苟字從廾從句則書也喚為苟字則名也苟誠也論語苟志於仁苟亦訓誠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上聲下同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去聲斷徒玩反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易繫辭鼓之舞之以盡神摘此四字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畿方千里王者所自治王制云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而畿居其一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緜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鋤林反蔚紆弗反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

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委粉於問二反）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

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烏回反也猗猗美盛貌

興去聲也斐文貌切以刀鋸居御反琢以椎直追反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音慮鐋他浪反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扶又反下同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星上聲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疑非傳所釋爾雅釋訓篇已載其文而無者字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

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烏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詠歎淫泆

其味深長當熟玩之詠歎之淫泆之本樂記語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

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與義同延面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字如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葢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

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好惡上字皆去聲 謙讀為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上聲下同）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

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茍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音閑厭鄭氏讀為黶於簡反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

當去上聲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去聲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

愧怍則廣大寛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
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
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
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
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
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

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忿弗粉反懥勑值反好樂並去聲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懥廣韻玉篇並陟利反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内而

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平聲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

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

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强上聲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左隱三年鄭伯之車僨於濟

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夭平聲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去聲好貌蓁蓁美盛貌興去聲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音六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音尸鳩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

幼而無父之稱絜度待洛反下同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疾業反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去聲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聲)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平聲)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僇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

按詩傳尹氏蓋吉甫之後周大夫家父作此詩以譏王之用尹氏也

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已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内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内則是爭鬭其民而施之以

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

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

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禮記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娼音冒

秦誓周書春秋傳僖三十三年秦穆公襲鄭晉襄公率師敗諸殽歸而作秦誓斷斷誠一之貌彦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平聲也娼忌也違

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為屏古字通用

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絶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内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平聲)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音潮)無

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内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丞職反）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仲孫履父之曾孫事成公襄公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上聲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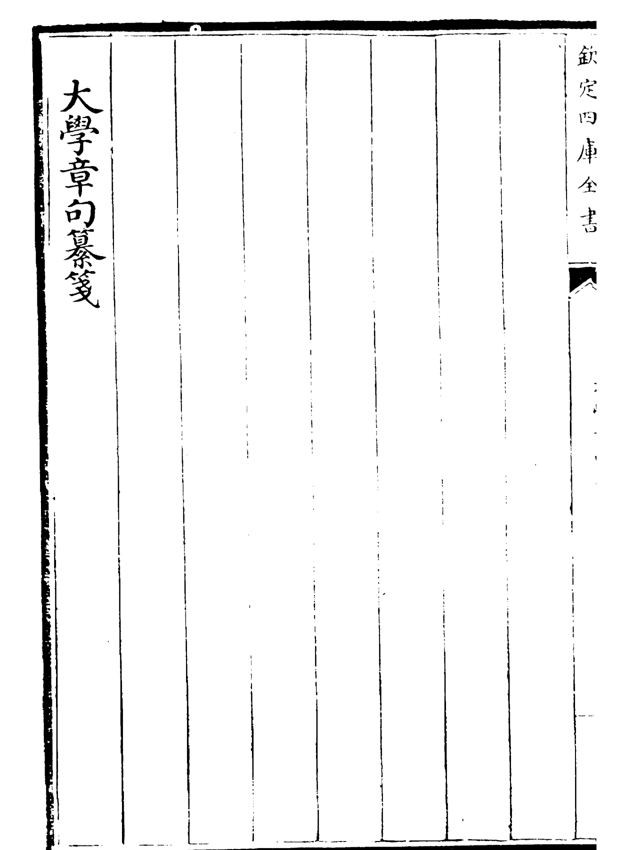
祭用冰者也孔氏疏曰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伐鑿取也周制仲春以後喪祭用冰秋涼則止金氏曰伐冰斬冰也然斬冰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也豈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與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凌冰室也鑑瓦缶之屬以盛冰置食物酒醴于中防餒敗也夷槃者實冰盤中置尸牀之下以寒尸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采音菜箋見論語千乘注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

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
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
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
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
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平聲言
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音娶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章句纂箋

大學或問纂箋

元　詹道傳　撰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

小學書成內篇三立教明倫敬身外篇二取古人之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凡三百八十五章云曰部武李氏曰孝宗淳熈十四年丁未先生年五十八編次

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

方將語音御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上聲下同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音扶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去聲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音猶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

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洒上去二聲掃去聲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四字出學記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胡半反格胡客反不勝平聲勤苦難成之患此句亦出學記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

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扶又反下同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邪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音扶下同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

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瞀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況

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邪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柰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頼於此以為始知小

學之賴此以始則夫音扶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去聲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

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

得其偏且塞先則反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梏工毒反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賛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

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平聲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

以逺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音戛)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去聲)隙(乞逆反)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扶又反)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説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

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音扶既有以啟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去聲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

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汚苟音烏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去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上聲其舊染之汚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付畀必至反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

得之於天而見形甸反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去聲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上聲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音扶修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

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上聲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都玩切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

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女九反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謬者鮮上聲矣○曰程子之改親為新也何所據子之從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邪且以己意輕改經文恐非傳如字疑之義奈何春秋穀梁傳云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傳疑二字本此曰若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吾子之譏矣今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去聲

文考之則有據程子於此其所以處上聲之者亦已審矣矧未嘗去上聲其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邪若必以不改為是則世蓋有承誤踵訛心知非是而故為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為法邪○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

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音扶下同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去聲下同夫正音征鵠音谷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

從七恭反容閒音閑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平聲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經歷之次序也○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内外相對故曰本

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云云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

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上聲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强上聲下同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

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去上聲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强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音扶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强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

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音扶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名愈字退之乃能援音袁以為說而見形甸反於原道之篇則庶

幾其有間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音貪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揚哉韓文集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時趙人也揚子名雄字子雲西漢成都人也各有所著書今傳於世○曰物格而后知至云云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

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上聲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扶又反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

賔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徳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形向反夫音扶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

○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云云末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

甞不一然其厚薄之分去聲亦不容無等差楚加反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上聲下同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音預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去聲而何以得為為下去聲己之學哉

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去聲）内也又况大學之教乃為（去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音的）子與國之俊選（去聲）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為己事之當然而預

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為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去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力為反馬亦為去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張子

名栻字敬夫號南軒廣漢人乃朱子同志之友也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馬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去聲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

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葢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口簟口切二反之說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亦無不胳武粉反又音泯合焉者故程子以為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上聲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

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去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為去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去聲下同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

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至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盖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

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説先焉其不溺於虚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没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為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而二説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盖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禀拘之於前物欲

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
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
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音扶未能明者之
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
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
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
而不發見形甸反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汩音
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真若見其

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

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音茍汚音烏又去聲之也一旦存養省悉井反察之功真有以去上聲下同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平聲瀹音藥澡音蚤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

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扶又反，下同）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閒斷（閒去聲，斷徒玩反）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閒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

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音佛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牋西反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如字政太甲之初復扶又反下同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音乂於桐處上聲仁遷義而

歸是亦所謂茍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其後周之武王踐阼存故反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劒户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形甸反於禮書顓治去聲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大戴禮武王踐祚篇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顓帝之道可得而見

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尚父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四端為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垢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銘曰於乎危亡於忿懥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帶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共則壽屨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逸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

天敬以先時紉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銘曰屈伸之義廢之行之無忘息過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萬世子孫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污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去聲)其惡而遷於善舍(上聲)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

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峰胡氏之說也胡氏名宏字仁仲建安人文定公安國之子也其說見皇王大紀葢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云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别為讀去聲書者言之耳○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

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葢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葢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

物之各有所止也○曰引緜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葢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葢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

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

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為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音短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

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説乃復扶又反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藴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延面反而不切邪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為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莊子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左哀十六年鄭人殺子木其子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

邑也邑宰借稱公請伐鄭子西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音汝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遂作亂殺子西子期

又況傳之所陳姑以見形甸反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茍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曰復扶又反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音扶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

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雖萃反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盖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曰切

磋琢磨何以為學問自修之別彼列反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去聲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克角反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没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敷救反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蒲故反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没世而人猶思之愈

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曰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卒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音燭下同之此也曰二家所繫文意不屬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至善没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修身之前

程子又進而寘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不之從而寘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為釋本末之義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音燭)於此可見矣二家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去聲)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

蓋己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閒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邪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為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

為衍文何也曰以其複音福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屬音燭下同誠意之前程子則去上聲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子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有所取舍上聲於其間邪曰此無以他求為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説則知再

結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自當為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刪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得而異也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為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闕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以句法推之而知其為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闕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

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扶又反下同闕焉且為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上聲下同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出漢武建元元年賢良策正

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茍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去聲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音洛下同循理爾夫音扶下同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

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為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為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或為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

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彼列反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上聲其當去聲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邪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

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魯水反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别窮一事或先其易去聲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

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去聲之宜如何而為溫凊七性反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音扶孝之一字而

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内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髙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奇去聲出太逺而無所歸

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者

也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音扶大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音偉之罪為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閒乎曰然則吾子之意亦

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閒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

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書湯誥篇）烝民所秉之彝（詩烝民篇）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左成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夫子

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張子名載字子厚家於鳳翔府郿縣横渠鎮世號横渠先生○正蒙書誠明篇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邵子名雍字堯夫謚康節河南人○性者道之形體見擊壤集序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絶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

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音扶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徧精切而無不盡

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山客反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

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上聲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内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虚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

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一作褊）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黙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内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内外精粗之

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别為一種(上聲)幽深怳惚艱難阻絶之論務使學者莽(模黨反)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曰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説者曰格猶扞(音汗)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此司馬公之説)又有推其説者曰人生而静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音酉)

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上聲)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孔周翰說)是其為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去聲)也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如字)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音扶)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

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力之反 正作氂）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去聲）物之誘乎已乃欲一切扞而去（上聲）之則是必閉口枵（虛驕反）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上聲）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筆列反）也是雖裔（以制反）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

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形甸反)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邪曰程子之說切於已而不遺於物本於行(去聲)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上聲)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

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芳服反亦作覆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説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葢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音洛好惡並去聲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呂與叔說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已者有

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謝顯道說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為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

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為天下之物不可勝平聲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楊中立說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為格

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者尹彥明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咈音佛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

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音扶下同觀理之煩邪

抑直以已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

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已偶未聞而遂不

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

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

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禮記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

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

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

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

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

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又有以為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胡安國說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

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為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為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而知乃可精者胡仁仲說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七恭反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荅問反

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去聲）而大義已乖矣（出家語）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間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先生姓李氏諱侗字愿中受學於豫章羅仲素仲素即龜山楊文靖之高弟也文靖倡道東南從游者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則羅公一人而已羅公授道於延平延平授道於朱子）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

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胷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去聲以口舌爭也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與至同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

（下革反）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斅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陟力反）此正為（去聲下同）己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邪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去聲下並同）善而惡惡（上去聲）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為氣禀之拘

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瞢莫中反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音扶下同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内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音晩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

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上聲惡而適所以長上聲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于此葢有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扶又反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奥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

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已之目初非為去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已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纎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内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為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

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説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

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扶又反）重（平聲）出也○曰然則慊之為義或以為少又以為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為字有作嗛（口簟反）者而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而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筆列反下同）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史記列傳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於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嗛栗姬則以銜

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西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大子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大子為妃栗姬謝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嗛栗姬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大子母宜號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大子為臨江王栗姬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男為大子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為有所喜怒憂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扶又反下同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為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丈減反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充之反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

際而所應者又皆中去聲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茍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

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悉井反之哉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為譬而今讀為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

以間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去聲下同惡去聲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上聲之間將無一當去聲於理者而况於閨門之内恩常揜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尼質反比音鼻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

曰一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修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踈之等貴賤之别筆列反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令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修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

所宜有若夫音扶教惰則凶德也曽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教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待洛反所施而無所不教爾若因人之可教而教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上聲取而其行去聲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

几(去聲)而卧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教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況此章之旨乃為(去聲)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教惰而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教惰而猶不敢肆其教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去聲)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

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音扶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式約反而有待於强為上聲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亦是意爾○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曰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音篤而后化且内適自修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己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為去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己都

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文公父名松字喬年號韋齋先生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為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上聲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為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

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上聲下同於自治為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景即影字古只作景至晉葛洪

始加彡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范純仁字堯夫謚忠宣公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

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已今曰恕已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已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平聲]其意但為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音扶]中庸以人治人之説則皆有未合者盖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

人為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郅(音質)惲(委粉反)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為緩辭以慰解之(後漢郅惲傳郭皇后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功是察放飯流歠而齒決是惲者光武乃謂惲為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啟為人臣

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盖取其嗟嘆(扶又反)咏歌優游厭飫(依據反)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音扶)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

者是則引詩之助與音預為多焉盖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扶又反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

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形向反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上聲下同之也盖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眞知實蹈有以倡尺亮反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

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音扶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為度待洛反下同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莊子人間世篇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社櫟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賈子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量權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前此諸儒蓋莫之省悉井反而強上聲訓以挈口結反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名如圭文公父韋齋之友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

所惡(去聲下同)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去聲)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音教)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去聲)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音扶)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

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上聲)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音莫)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牛代反)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去聲)尉而為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去聲)人佞己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音隻)之所

為亦將何所不至哉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酷暴驕恣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令必陵太守奪之治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魏志王肅傳肅太和中拜散騎常侍肅字子雍東海郡人史評曰劉寔以為肅方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曾子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止此之謂絜矩之道嗚呼肅豈知是哉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

謂充拓（音托）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音煩）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上聲）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音鐸）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去聲）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

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内跬丘弭反步之間亦且參商參音森參商二星名矛盾盾食允反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上聲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推己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為一說若有不能相

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去聲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已度音鐸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上聲則治於内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

何名為異說哉○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音扶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狥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下僇如桀紂幽厲也○曰得衆得國失

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為天下僇而失衆失國矣○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鬭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教者也

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為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曰前旣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

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耳可不謹哉○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娼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為惡如字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娼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于貨之盜則罪不至

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音扶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音洛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扶又反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抽知反魅音媚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

迸之為屏必郢反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為遵以屏為迸則其證也漢蔡邕本傳漢靈帝時校書東觀以經籍去聖久遠俗學穿鑿疑誤後學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晚學咸取正焉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靡幼反而舉措得宜也○曰命之為慢與其為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

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許亮反背音佩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為先後況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曰好善惡惡如字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媢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

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扶又反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音扶洪範八政食貨為先見尚書洪範篇三八政疇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

必至於剥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甞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産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古外反箕斂力驗反厲民自養之云哉漢陳餘傳秦為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

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音古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去聲下同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僇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

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粟以酒為池縣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焚而死又書武成篇乃反商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唐書陸贄傳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為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群下有所觖望不滿所望請悉出以賜有功給軍賞帝悟即撤其署○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許六反養

以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扶又反）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上聲下同）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史記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西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上聲）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　按角音祿鳥觜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

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當反寧亡己之財而
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
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
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皷以聲其罪以聖
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
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
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

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筆列反）義利拔本塞原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曰此其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桑弘羊楊慎矜朱子以在宋避諱故各去一字○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帝朝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盡管天

下鹽鐵後為御史大夫昭帝朝與燕王旦謀反坐誅○孔僅漢武帝朝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後為大農令○宇文融辯洽多詐唐玄宗朝為覆田勸農使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拜御史中丞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貶平樂尉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嵓州道廣州惶恐而卒○楊慎矜唐玄宗朝為御史知雜事後授御史中丞以蓄讖緯妖言賜死○陳京事唐德宗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為給事中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税民屋間架籍賈人資力以率貸之後以事罷為秘書少監卒○裴延齡唐德宗朝為司農少卿領度支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延齡資苛刻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時人側目及死人語以相安惟帝悼不已

故陸宣公之言曰陸公名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事唐德宗謚曰宣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

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秦醉反而根柢蹷其月反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呂公名公著字晦叔謚正獻河南人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旨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曰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平聲下同定而子獨以舊文為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

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扶又反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去聲見端緒接續脈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為去聲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為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大學或問纂箋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孫　增